

第二集

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外国儿童惊险电影故事

I14
291
2: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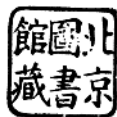
BE63 118

外国儿童惊险电影故事集

于彦超

第二集

林阿绵 编写
王莉生

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B·504434

责任编辑：张润峰

外国儿童惊险电影故事集

第二集

林阿楠 王菊生 编写

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

山东肥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 5.875印张 123千字

1989年5月山东第一版 1989年5月山东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20,000

ISBN 7-80016-143-9/I·55 定价：2.00元

愿它成为你们的朋友

(序)

这里所介绍的外国优秀儿童惊险故事影片，大多数已和许多小观众见过面了，并且取得了小观众们的赞赏！但是更多的小朋友，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，可能还很难看到这些国外的优秀儿童片。现在林阿绵和王碧生两同志把它们整理、汇集并写成了电影故事送给你们，我相信不管看过影片，还是没有看过影片的小朋友都会喜爱这份礼物。

这套书会使你们或者开怀欢笑，或者感动落泪，或者幻想驰骋，或者惊心动魄——尽管外国小朋友的生活距离你们十分遥远，但阅读时你们似乎又感到十分贴近，既能理解又很相通。默默中你们会对正义更加信赖，对友谊更加珍重，对知识更愿吸收，对丑恶更加憎恨，对前途会更有信心。总之，你会得到启迪并感到有益！愿它成为你们的朋友，伴随你们度过课外的时光。

于 蓝

1989年1月

目 录

愿它成为我们的朋友(序)	于蓝
短 剑(苏)	(1) ✓
飞越洛加山(美)	(27) ✓
“大轮号”和“水手号”(英)	(39) ✓
少年鼓手(苏)	(58)
真假萨鲁(英)	(78)
黑孩子马克西姆卡(苏)	(93) ✓
巴布什卡历险记(罗)	(112) ✓
牧鹅少年马季(匈)	(126) ✓
如此一个夜晚(挪)	(144) ✓
唯一的证人(美)	(167)

短 剑 (苏)

1921年,乌克兰还在响着国内战争最后的枪炮声。

这天,列夫斯克小镇的郊外,米沙和盖恩卡这对好朋友正在训练自己的鸽子。

雪白的,杂花的,灰色的鸽子在蔚蓝的天空下自由地翱翔,阵阵悠扬的鸽哨声传来,令人心旷神怡。

盖恩卡站在鸽舍旁边,一只手里抱着鸽子,另一只手摇着竿子。米沙走到他身边:“喂,盖恩卡,你知道我和妈妈再过两天,就要走啦。”

盖恩卡望了好朋友一眼,把手里的鸽子撒向天空,鸽子扑愣着翅膀,飞走了。

米沙继续说道:“我们坐波列沃依的军用车,跟他们先到巴赫马奇,从那儿再换车……波列沃依上前线,打白匪。我们去彼得堡。”

盖恩卡流露出羡慕的眼神:“嗯,嘿!好事都叫你摊上了,你不骗我吗?米沙!”

“我要骗你,马上就死!”米沙说着,坐下来喂着小鸽

子。

好朋友表示：“我要是能跟你一块和波列沃依打白匪去呀，我呀，嘿，准好好干一场！”

附近的林子里传来鸟雀阵阵悦耳的鸣叫声，

米沙赞同地说：“我跟你讲，盖恩卡，我想叫你跟我一块上彼得堡去！到一到大地方！半路上，咱们和波列沃依一块打白匪。”

“人家波列沃依不能带我，怎么办？”

米沙自信地说：“不带你吗？哼！我和他是好朋友，他就住在我奶奶家里，我和他紧隔壁。我要跟他一说，没问题，准让你上火车。”

“我要和你们走了，我爸爸怎么办哪？”好朋友又提出了问题。

米沙总是有办法，马上说：“爸爸嘛，给他写一封信，把信写得漂亮点，你就说是上彼得堡的姑妈家，告诉他不用惦着。”

“我的鸽子放到哪儿啊？”这好朋友顾虑真多。

“装在筐子里带着呗！”米沙不以为然地。

突然，远处的山岗上冲下来一列马队，尘土飞扬起来。

盖恩卡首先发现：“米沙，你看！马队往这边跑来啦！”

米沙顺着盖恩卡的手势望去，果然是一支马队直向小镇驰来。

盖恩卡有点紧张起来：“也许是白匪吧？”

米沙不信：“得啦！哪来的白匪？”

盖恩卡忙说：“就是树林子里边藏着的那些白匪呀！会不会是尼吉特斯基那帮人？”

马队越跑越近了，为首的头子还挥舞着战刀。

盖恩卡大叫起来：“是白匪，是白匪，还拿着枪呢。你看，往你家那边去啦！”

米沙连忙离开鸽舍，往外就跑。盖恩卡问他：“喂，上哪去？”

米沙边跑边回话：“回家告诉波列沃依，你快给红军送信去！”

“好吧！”好朋友应着，向另一个方向跑去。

波列沃依是什么人呢？他是红军的一名政委。米沙担心白匪会伤害了他，所以急着回去给他报信。可是米沙的腿到底跑不过白匪的马队，他还没到家，尼吉特斯基匪帮已经穿过小镇的大街，直奔米沙家的住宅而去。米沙跳过一截板墙，望望白匪的背影，然后从一座菜园子穿过去，准备抄近路赶在白匪马队前边。可还是来不及了，白匪的马队团团围住米沙的家，只听见那个白匪军官对手下人嚷道：“重复一下命令！”

一名白匪兵答道：“彻底进行室内搜查，活捉波列沃依。”

白匪军官挥着马刀：“一个人也不许放出来！”

“是！”白匪士兵应着，推倒板墙冲了进去，一个坏蛋拿一根木头塞进狗窝，吓得狗汪汪直吠；另一个坏蛋从台阶上拖下一个老头；其他几个白匪用枪把砸着窗户……

藏在外屋里的波列沃依一边朝白匪射击，一边往里屋退去。由于他的准确射击，白匪连连毙命，直往四下退避，不敢靠近屋子。

趁着这个空挡，米沙从菜园子钻出来，从后窗户爬进了波列沃依的里屋：“叔叔！”

波列沃依一惊：“你，哪去？”

米沙一抬手：“到上边去，快上去！”说着，他登上梯子往

屋顶上爬。波列沃依连连放枪，又打死了两名敌人。他跑到床前，揭开草褥子，拿出一把十分精致的短剑，然后也登着梯子上了屋顶。米沙迅速地关上了天窗，又往上边堆放了一些杂物。他俩从阁楼的小窗户里望见匪兵们砸开了里屋的门，四处搜查起来：一个白匪推倒了柜橱，另一个白匪从柜子里往外扔着东西，又一个匪兵从炉子里往外掏炉灰，……米沙的奶奶站在屋角旁哭泣着。

米沙奇怪地问政委：“叔叔，他们找什么？”

波列沃依正要答话，一名爬上房顶的白匪朝他放了一枪。波列沃依紧接着受伤的胳膊，“哎呀”地呻吟了一声。米沙惊恐地望着流血的胳膊。

街上的白匪头子尼吉特斯基又叫嚷着：“不准放枪，捉活的！”

波列沃依一枪把上房的白匪击毙后，躺在屋顶上，撕开衣裳袖子，米沙哭泣着帮他包扎着胳膊。

“不要紧，擦破点皮，快点！快点！”波列沃依往四周观察着，“米沙，你能不能从屋顶逃出去？”

“能！”

波列沃依拿出那把短剑交给他：“米沙，我告诉你，不管怎样，一定要把他收起来！能出去吗？”

“能！”米沙双手接过短剑。

波列沃依神态严肃地又说了一遍：“不管怎样，一定要把它藏起来。他们就是奔它来的，懂了吗？”

“懂了！”

波列沃依推了他一把：“快跑！”

米沙灵巧地从邻居家的窗户钻过去，爬到白匪没有包围

的人家屋顶，敏捷地跳到地下，又跃过板墙，顺着一条小巷子往镇子外边跑去。突然一名白匪发现了他，嚷嚷着，追了过去。他朝米沙开了一枪，米沙闪过去了，这枪声提醒了波列沃依。他举枪对准了追米沙的白匪，一扣板机，白匪就栽倒在板墙底下。这时米沙已经逃出了镇子，钻进丛林里去了。

在这危急时刻，盖恩卡领着红军部队打了回来，红军马队很快就对列夫斯克镇的白匪进行了反包围。尼吉特斯基匪帮袭击小镇的阴谋破产了，只好慌慌张张地撤退逃走。

几天以后，红军政委波列沃依奉命率领部队上前线，米沙和母亲也随同他的军用列车去彼得格勒。军用列车发出阵阵汽笛声，两个好朋友还在站台上急急地跑着。盖恩卡焦急地问：“怎么样？和波列沃依说啦？”

米沙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他说不能带你！”

盖恩卡不满意地说：“你瞧哇！吹了一阵，我呀，我呀……”

米沙站住了：“别着急呀，盖恩卡，你钻进车底下的箱子里去。”

盖恩卡怔住了：“什么？什么箱子？”

米沙揭开列车车厢底下的箱子：“就这个，你看，这多方便。”

盖恩卡有点吃惊地说：“方便？”

“怕什么哪，就这一夜嘛，干什么都行，睡觉也行，回头你上车里边坐着去，我上这个箱子里。”

盖恩卡撇撇嘴，举起手中的鸽子笼：“听你说的倒挺好，我的鸽子放在哪儿啊？”

米沙也有点不高兴地说：“要是总想你的鸽子，你就到不了彼得格勒啦。”说完，他从箱子边走开了。

盖恩卡望望箱子：“好吧，让我想想。”

当天夜里，军用列车轰隆轰隆地奔驰在一望无垠的原野里。车厢内，灯光昏暗，大多数战士已经沉沉入睡了。

波列沃依和米沙坐在车内的炉子旁喝着茶，讲着短剑的来历：那是五年前，一个秋夜里发生的事情。当时波列沃依在俄国海军主力舰“玛丽亚皇后”号上当水手。这天，他正在甲板上值勤，突然，他听见一间军官的舱房里传出了短促的枪声，急忙跑过去，推开舱门一看，一名军官扑倒在写字台上，已经死了，可手里却紧紧地攥着一把十分精致的短剑。开枪的人叫尼吉特斯基，他正在掰开死者的手，夺他的短剑。当他瞧见波列沃依冲进去，立即抽出短剑去刺杀水兵，两个人就格斗起来。波列沃依刚刚夺下短剑，就传来震天动地的爆炸声，舱房也被炸裂，黑烟四处弥漫。

格斗的双方，一个拿着短剑，被气浪掀到舱房墙角，一个拿着剑鞘，滚到甲板上。等波列沃依醒过来，军舰已经炸得一塌糊涂，只见自己手中握着短剑，而凶手尼吉特斯基却不见了。

波列沃依讲到这里，停顿了一下，吸着烟，深深地思索着，米沙可等不及地追问起来：“后来呢？”

波列沃依望着他：“在那次大爆炸中，我负了伤，住进了医院，等我养好了伤，就参加了国内战争。在战场了碰见了尼吉特斯基，他已经成为白匪的头子。这次他听说我在列夫斯克镇，就来偷袭。他敢冒这么大的险，说明短剑现在对他还有用处。等我们打完了仗，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用。”

“谢廖沙叔叔，他打死的那个人是谁呀？”米沙就爱刨根问底。

波列沃依边喝着茶边讲：“不知道，他是当天到我们舰上来的，光记得尼吉特斯基叫他弗拉吉米尔……”说着，他掏出表来望了一眼，“哎，老弟，扯的时间可不少啦，该睡觉啦。睡吧，睡吧。”

第二天清晨，列车在尼交柯夫卡车站停住了。米沙急忙下了车，跑到盖恩卡藏身的箱子跟前，敲了敲：“盖恩卡！”没有回音，忙掀开箱盖一看，空空的，盖恩卡那儿去了？

急得米沙四处寻找，终于发现了自己的好朋友正在车厢里哭泣。米沙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？他立即去找波列沃依求援：“谢廖沙叔叔，把盖恩卡给抓起来啦！”

波列沃依皱起了眉毛：“哪个盖恩卡？”

“就是那个红头发的，他和我们一块儿上彼得格勒。”

波列沃依不满意地说：“他怎么能坐车呢？我并没答应他呀！”

米沙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谢廖沙叔叔，我和他是朋友，我们总在一起。我请你把他放了吧！”

波列沃依问：“谁抓去了？”

“指挥部的一个官，穿红马裤的。”

波列沃依拍拍孩子的头：“啊！好，咱们到指挥部去，跟那个官谈一谈。他准会把你的盖恩卡放出来。”

当政委领着米沙走进指挥部的车厢时，一名红军军官正在审问盖恩卡。他见政委进来，马上起立敬礼报告：

“请允许我向您报告：政委同志，我逮捕了一个形踪可疑的嫌疑分子。”

红军军官用眼睛瞟了一眼盖恩卡，接着报告：

“根据犯罪人的口供，和我审问的结果，犯罪人姓别特洛

夫，名字叫盖恩卡，他背着父母，逃往彼得格勒找姑妈，父亲是个司机。搜查出来的武器有：左轮手枪口径的废子弹壳三个，逮捕时犯人正在车下边木箱子里睡觉。”

波列沃依点点头：“明白了，把犯人交给我处理吧。现在你去告诉值日的，马上吹起床号。”

“是，政委同志，马上吹起床号！”军官走了出去。

政委对两个孩子笑了笑：“你们也开步走！”

由于火车头不能按时到达，军用列车被搁浅在小站里，米沙和盖恩卡便向政委波列沃依请假，到附近的树林子里去采蘑菇。政委嘱咐他俩，“别走远了，早点回来。”可是这两个小家伙却走出去很远，并且迷了路，一直到傍晚也没有找着车站。

直到夜幕降临大地，四周一片寂静的时刻，两个孩子才摸索着找到了铁道路基，顺着路基，他俩来到一栋养路工人住的小房。里边住着的护路工人是一名和善的老人，他热忱地接待了两位小客人。孩子们实在太累了，吃饱喝足以后就躺在地板上呼呼地大睡起来。

黎明时分，“呼呼呼”，一阵激烈的砸门声把孩子们惊醒了。只听见门外一个熟悉的声音吼叫起来：“开门哪！开门吧，是自己人，睡得这么死！”

米沙二人惊讶地望着护路工人点着了灯：“来啦，来啦！”他走过去开开门，看见一名白匪兵护着白匪头子尼吉特斯基走了进来。一进屋他用阴险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小屋，便恶狠狠地问老工人：“军用车的车头开过来啦？”

老工人连连点头：“开过来啦。”

“啪！”白匪头子一个耳光搯过去，“为什么不报告？你

怎么跟我耍滑头哇，老家伙！”

护路工人说道：“我可不能丧良心哪！”

尼吉特斯基冷冷一笑，同时掏出手枪，“你不犯罪，我犯罪！现在趁军用列车还没过去，我先打发你回老家去。”

“呼”地一枪，老工人惨叫一声，倒在了地上。

一个白匪望着缩在地板上的两个孩子，说：“这个小孩好面熟哇！”

尼吉特斯基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你看什么都面熟，奔铁桥！”说着，他领上匪兵冲了出去。

白匪们走后，米沙二人恐怖地望着护路工人的尸体，蹑手蹑脚地溜出门外，连采集到的蘑菇都不要了，撒腿就跑。

晨曦微露，薄薄的雾气笼罩着雄伟的铁路大桥。米沙和盖恩卡跑到树丛旁边，望见尼吉特斯基正在指挥士兵用铁棍撬铁轨。两个好朋友心照不宣地彼此望了一眼：啊，白匪破坏铁道，要颠覆军用列车！两人连忙穿过丛林，往车站跑过去。

一个小时后，军用列车缓缓地驶了过来。机车上站着政委、米沙、盖恩卡和一些荷枪实弹的战士们。列车驶近铁桥时便停住了。红军战士从车上纷纷跃下，立即向破坏铁道的白匪发起冲锋，机枪猛烈地扫射起来。白匪受到这意外的打击，便向后溃退，红军战士呐喊着，追杀逃跑的白匪军。

其余的红军战士在一名军官的率领下，立即抢修铁道。不大会儿功夫，军官前来报告：“报告政委同志，修理完毕。”

波列沃依高兴地说：“好啦，吹集合号！”然后他吩咐司机，“开往巴赫马奇！”

机车响起了汽笛声，顺利通过铁桥。

米沙二人及时报告了敌情，使军用列车没有受到破坏，政

委热情地赞扬了他们。

列车到达巴赫马奇车站后，波列沃依要率领红军上前线去，米沙他们也要在这儿转车上彼得格勒。

波列沃依领着米沙走到车站旁的一堆箱子旁，坐了下来。政委先开口说话：“喂，亲爱的米沙同志，你想和我谈点什么哪？”

米沙叹了口气：“唉，我们到分手的时候啦。”

政委点了下头：“米沙，不知道还能不能见面？你看看这个！”他从兜里掏出那柄金光闪烁的短剑，拧开了剑把，拿出那块铜片来，递给米沙，“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”

米沙好奇地观看着铜片：“啊，密码！”

“说对啦，是密码。可是解密码的钥匙，在剑鞘上，剑鞘在尼吉特斯基手里。他为什么这样需要它，你懂了吧？他为这把短剑都害过人。看起来这里边一定有个秘密。我也很愿意能把这个秘密揭开。”政委边说着边把铜片装回剑把，拧上它，然后把短剑递给米沙，“现在还不行！给你拿着，拿着！”

米沙郑重地接过短剑，抚摸着它。

政委接着说：“等从前线回来，咱们再研究它——要是不回来，你就留着作纪念吧。可别往外乱讲，好好收起来。”

米沙拿了一块布包上短剑，藏进怀里。

一名红军军官来到政委面前：“政委同志，开会时间到了，老乡们都集合好啦！”

政委摆摆手：“就去，就去！”然后向米沙伸出大手：“喂，再见！”

米沙难过地流出了眼泪。

“喂喂喂，”政委过来搂住米沙的脖子，“你已经可以说

是大人啦，走进了生活……”

这时，群众大会会场传来了振奋人心的“国际歌”歌声。他俩扭头望望大会会场，政委又说下去：“记住吧，米沙，生活就象大海一样。同样都是生活，你要为自己生活的话，那就象个打渔的，总在浅水里摸索。如果为了广大人民，那就象坐在一只大船上，不管什么样的大风大浪，仍能走得很远很远，可以走遍全世界。你为同志们，同志们也为你。就是这样，好，再见吧！”

波列沃依站起身来。

这时，盖恩卡跑过来：“米沙，你上哪儿去啦？妈妈急坏啦！”

波列沃依紧紧地拥抱着两位少年朋友，然后迈着一大步朝大会会场走去，少年朋友们依依不舍地望着那远去的背影。

一年以后，米沙和盖恩卡都在彼得格勒安居下来，他们俩上了学，又在一个班级里，更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了。

有一天，在他俩居住的大杂院里，来了几个耍杂技卖艺的孩子。由父亲摇着手风琴，男孩子先翻跟头，然后由女孩子唱一首忧伤的歌曲：

德兰斯瓦呀，我的祖国，
你在烽火里闪射着光芒。
在一株茂盛的大树底下，
有个布尔人坐在那儿冥想。
老人哪，你为什么受伤？
你沉思些什么？
我在怀恋我的祖国，
我在想念我的家乡。

我一共有十个儿子，

三个已经牺牲，

剩下的七个儿子，

还在为自由而斗争。

德兰斯瓦，

德兰斯瓦，

我的祖国，

你在烽火里闪射着光芒。

在女孩子的歌声中，男孩子拿着小盘向观众讨钱。米沙和盖恩卡也夹在观众中间观看着表演。

盖恩卡小声地对米沙说：“能来参加咱们的演出多好呀！”

米沙摇摇头：“得了吧，人家才不能来呢。”

盖恩卡自信地说：“谁说的，这有什么！马上把他弄进来。”

等卖艺的小车从院子里往街上走去时，盖恩卡追上去，叫住唱歌的女孩：“小姑娘，你等一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艾林布什。”卖艺的女孩告诉他，“这是做艺的名字，我们演员都有这种名字。我的真名叫列娜。”

盖恩卡主动与对方握手：“我的真名叫盖恩卡。我们成立了一个戏剧小组，星期日我们开晚会，给难民募捐，你们来给我们演一场吧。”

对方点了下头：“好吧，我们得问问爸爸，给我们多少钱？”

盖恩卡一愣：“什么钱哪？啊？”

艾林布什：“演一场给我们多少演出费？”

米沙插进来说：“演出费？我看你疯啦！我们这儿的演员都是白尽义务。这笔钱是帮助难民的！”